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卷十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士祭不足

曾子問篇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愚按士祭下奪朋友二字言朋友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之人也無此二字則所謂不足者不知何人矣上文云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與此文一律當據以補

公弗忍也

曾子問篇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愚按公弗忍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文云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乃記人之辭此云公曰則是昭公之語不得自稱公若仍是記人之辭則公曰天子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文氣正相屬有此四字轉不屬矣故知衍文也

共殯服

曾子問篇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鄭解共殯服

曰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愚按下文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則子二字承如小斂而言此文則子二字亦當承其殯服而言如鄭解與則子二字不貫矣疑其字乃其字之誤其者不定之辭與下如字相對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麻弁以下所謂殯服也蓋其子以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故大斂後子服殯服如此其殯服如小斂兩文相對其誤為其遂失其義

子游之徒

曾子問篇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義曰以其禮無正文故孔

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用此禮而祭愚按孔子言禮何至引及子游之徒黨且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之徒必在孔子之後矣乃孔子引之又歎今之不然則子游必是古之賢人非孔門之言子也古人名假字子游者甚多莊子齊物論篇有顏成子游豈即其人歟若此子游是孔門之言子則此數語當為記人之辭非孔子語

　初有司與

曾子問篇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鄭注曰疑有司初使之然愚按初有司與甚為

不辭鄭注初使之然亦不可解疑正文注文兩初字皆
抑字之誤抑篆字作𢑏與初相似故誤也鄭意抑有司
與謂見抑於有司故云疑有司抑使之然今作初字於
義難通矣然鄭注亦未得經意此抑字乃語辭禮與抑
有司與猶云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盍有
司二字古人以爲輕賤之稱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有司與上文君子相對君子尊之也有司卑之也又云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與上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
一律此云禮與抑有司與恭謂卒哭之後金革無辟士
大夫之禮固宜然與抑奔走執役之有司乃有此與鄭

既失其解今又誤其字文義俱乖矣

與我九齡

文王世子篇夢帝與我九齡正義曰皇氏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徧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愚按釋文出聆字云聆音零本或作齡則古有作聆之本孔謂徧檢書本齡皆從齒亦未照也疑皇本竟是鈴字下文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皇本當作古者謂年齡鈴亦齡也葢武王夢中所見是鈴而文王解爲齡故云鈴亦齡也此卽古書聲同假借

之例也各本因文王年齡之解諸鈴字皆改作齡於是與我九齡不知何物齡亦齡也語不可通乃改作𦘒亦齡也鄭所據本業已如此此鄭注曰年天氣也𦘒人壽之數也然人壽可以齒計謂之齡可也天氣不可以齒計何以亦謂之齡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未聞有稱齡者也鄭注天氣之說非是若下句作鈴亦齡也則上句古者謂年齡此年卽人壽之數語意明白竊因皇說而推之如此

大樂正學舞干戚

文王世子篇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授數正義曰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愚按上文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正義謂此經與前經重序文勢相似然前經言祭此經言舞干戚兩文不同正義必合而爲一謂祭祀舞干戚之樂經文不成庾語乎且既云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而又云皆大樂正授數語亦重複竊謂大樂正學舞干戚此大字爲衍文本作樂正學舞干戚乃小樂正也蓋此句復述上文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一節其云語說命乞言則復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一節下云

皆大樂正授數合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讀言小樂正所學之舞及乞言合語之禮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其授數論說亦皆在東序也復述上文而語有不備古人行文詳略固所不拘學正學舞上衍大字至失其義

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文王世子篇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愚謂四時止舉其三此必有說若云夏從春可知則冬從秋亦可知豈亦不言冬矣既云秋冬亦如之則此夏字不

可少記人何爲必省此一字乎按上文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秋禮冬書詔之既有二官其詔也又在兩地故秋冬各一釋奠于先師若春誦夏絃雖分樂與詩二事然詔之者則皆大師也其地則皆瞽宗也故於春初入學一釋奠于先師而已至夏不必再釋奠經文所以無夏字也

貴宮貴室

文王世子篇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正義曰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

貴宮釋文出諸父守貴室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愚謂此當從陸氏所據本作諸父守貴室其有貴宮者乃是俗本耳鄭注曰謂守路寢路寢乃室之貴者故謂之貴室若作貴宮貴室則混於廟矣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蓋上文太祖之廟言太廟此文親廟不言廟而言下宮故爲通異語若路寢謂之貴宮貴室則宮之名又通於寢矣鄭何以無說乎貴室爲路寢下室爲燕寢義正一律下宮對太廟而言下室對貴室而言不得因下句言下宮下室而增此句爲貴宮貴室也

始之養也

文王世子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鄭注曰又之養老之處愚按養老之處不得但謂之養下文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之養即是釋東序重複無謂始之養也四字亦不成文竊疑養乃義字之誤禮運篇其居人也曰養鄭注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與此正同義上又奪以字本作始之以義也下文言養老事曰終之以仁也兩文相對蓋以視學爲始之以義養老爲終之以仁也鄭作注時已誤未能

訂正下文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即承此節而言紀字疑始字之誤紀與始聲相近也

愛死患生

禮運篇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鄭注曰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按注意不甚分明疑兩不字皆以字之誤以義而死雖死而榮是以人皆愛其死舍義而生雖生而辱是以人皆患其生若作是不則經言愛其死患其生注言不愛其死不患其生注與經違矣正義曰貪愛其以義而死恥患其不義而生是其所據鄭注未誤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禮運篇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正義曰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愚謂讀變爲辯而訓爲正於義未安仍當讀如本字義者正也變者非正也謂之義謂之變正相對成文鄭君泥宗廟爲君之宗廟故失其解耳國君有宗廟社稷大夫亦有宗廟社稷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是大夫亦有社稷也君

言死社稷大夫言死宗廟互文耳社稷以君之社稷言宗廟以大夫之宗廟言若國有患君守其社稷以死斯得其義矣大夫當出而圖君不得守已之宗廟而死若守已之宗廟而死非義也故謂之變上文言君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故可以死已之社稷臣者事君以自顯故不可以死已之宗廟此文即承上而言鄭注未達斯旨

瞽侑

禮運篇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鄭注曰瞽樂人也侑四輔也愚按文王篇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

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是四輔之尊亞於三公此旣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四輔亦與三公同在朝從可知矣何得又列於樂人之下乎鄭注亦是侑與瞽並列瞽樂師也侑卽亞飯三飯四飯之屬以樂侑食者也周官膳夫職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疏引論語亞飯三飯四飯鄭注云皆舉食之樂此經侑字當以此說之

定國之數

禮器篇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鄭注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愚按定國之數文不成義疑

當作國之定數舉其國之定數以爲禮之大經語意甚明正義曰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也則其所據經文必作國之定數乃其上述經文亦云舉其定國之數此爲後人所改無疑矣

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禮器篇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愚按此文時也與下文倫也體也義也皆釋上文之言引此二語閒廁

其中殊爲不倫且此乃文王之詩與堯舜湯武亦無涉疑詩云十字當爲衍文不然或當移置本節之上其文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引詩止重上句見禮當順時求其宜稱不當急也

匹士

禮器篇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正義曰匹士士也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也按隱元年公羊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曰

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卽石尙來歸脤是也中士以官錄者卽此是也下士畧稱人者卽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然則士亦可以特使正義之說非是且以不得特使謂之匹士義亦迂曲匹字當從定本作正字疑此經本作君子大牢而祭謂之正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正與攘相對且是韵語正得與攘爲韵者猶劉歆列女頌屬以州犂以兒咎殃伯宗遇禍州犂奔荆以荆與殃爲韵班固泗水亭碑寸木尺土無竢斯亭揚威斬蛇金精摧傷以亭與傷爲韵史記龜筴傳天數枯旱國多妖

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以成與祥爲韵黃庭經心精意專內不傾上合三焦與玉漿以傾與漿爲韵皆其例也鄭作注時其文如此故鄭不注其後傳寫有作詔之禮者義亦可通而失其韵於是校者旁注正字以明禮字當作正而後之寫者幷入之遂以禮字絶句而以正字屬下讀正士之名他經罕見因又改作匹士矣

無節於內者

禮器篇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鄭注曰節猶驗也按訓驗無義樂記篇好惡無節於內注曰節法度也此云無節於內文與彼同不當異訓節亦法度也蓋人必

有自然法度存乎其中然後可以出而觀物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升中于天

禮器篇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曰升上也中猶成也愚按鄭注未明周禮天府職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察羣吏之治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此經升中之中即治中之中葢天下以其治職簿書之要上之天子天子以上之於天天府所受者此中名

山所升者亦此中也古以簿書之要爲中故國語晉語叔向數羊舌鮒之罪曰以回鬻國之中韋注但訓爲平猶未達古語也周禮疏曰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閒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愚謂有中自宜有不中然其上之也固以爲中而上之不以爲不中而上之也則舉一邊而言正其宜也惟據賈疏知中字去聲周禮釋文云中丁仲反而禮釋文無音蓋不達其義故不得其音矣

金次之

禮器篇金次之見情也鄭注曰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

後設愚按上文已云內金示和也金之一物何以兩見
鄭於上文注云內之庭實先設之此注又云後設兩不
相照疑上注先設是後設之誤然一物兩見義終可疑
按王制篇圭璧金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金當作宗
乃琮之叚字竊謂此文金字亦當作宗而爲琮之叚字
上文云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此卽承上
而言龜爲前列者居璧之前也琮次之者居璧之次也
周禮小行人鄭注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故以璧與琮竝言愚嘗因下文賓出肆夏而送之訂此
節大饗爲大饗諸侯說詳俞樓雜纂此金字當爲琮更

無疑矣易林需之井曰珪璧琮璋執贄見王是以大饗之禮璧琮並列也

郊特牲篇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曰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此注殊不可通鐘可謂之金金不可謂之鐘若云鐘其大者則禹時九牧貢金以鑄九鼎三代相傳以為重器不尤大乎豈金亦可謂之鼎乎盜禮器篇之金乃叚宗為琮宗篆作宗與金相似此形之誤也郊特牲篇作鐘者因琮與鐘音同此聲之誤也觀郊特牲篇之誤為鐘而禮器篇之金當為宗益信矣白虎通瑞贄篇曰琮之為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故禮

器篇曰見情也物所宗聚是見情也郊特牲篇曰以和居參之也和居亦宗聚之義惟郊特牲篇文既不備且先後錯亂以和居句疑或有誤

大旅

禮器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曰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愚按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是上帝及四望均謂之旅其禮竝重疑此大旅兼上帝四望而言故謂之大旅如鄭注則何不言大饗之禮不足以旅帝與下文

不足以饗帝相配成文乎不曰旅帝而曰大旅知其包四望而言矣上帝鄭以爲五帝不足以大旅謂不足以祀天之五帝祀地之四望下云不足以饗帝實包地在內中庸篇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是其證也葢言能祀天之五帝地之四望猶不足以祀天地耳

往德也

郊特牲篇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無注正義曰是以表往歸於德也其義迂曲又云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其義亦未安今按往當讀爲暀說文日部暀光美也爾雅釋詁曰暀暀美也然則暀德

猶美德言美其德也

以爲稷牛

郊特牲篇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愚按以爲稷牛四字文不可通若順經文釋之則是帝牛不吉以之爲稷牛也而帝無牛矣正義曰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按公羊宣三年傳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是孔疏之說誠然但訓爲猶用則以用稷牛仍不可通竊疑爲字當在稷牛二字之下其文本云帝牛不吉以稷牛爲帝牛卽所謂扳稷牲而卜之也下云必在滌三月承上而言本不必再出帝牛字後

人因下言稷牛唯具乃讀帝牛必在滌三月爲一句而以稷牛爲遂不成句矣寫者因改作以爲稷牛使成文理而不知其事之不合也鄭作注時必尚未誤故無說耳

始冠之

郊特牲篇始冠之緇布之冠也愚按始冠下不應有之字乃衍文也鄭注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始冠下無之字正義曰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始冠下亦無之字可證此字之衍

親之也

郊特牲篇親之也者親之也鄭注曰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愚按此兩親字葢有異讀桓二年左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杜注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釋文曰親七刃反又如字是親疏之親以七刃反爲正音葢古之經師往往以字義虛實分別其音如遠近上下之類皆然虛言已親之則爲平聲實指其所親之人則爲去聲唐人猶知此讀故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家之親作去聲也廣韵去聲二十一震有親字注云親家七遴切集韵二十二稕有親字注

云七刃切婚姻相謂爲親或作儭竝與平聲親字有虛實之別此云親之也者親之也蓋言已所以如此親之者示其人於已爲至親也釋文無音䛒於桓二年左傳存七刃之音猶可考見經師舊讀夫古人於四聲本不甚分此等分別原可不必然自唐以來於遠近上下之類已甚嚴矣則此親字有平去兩讀亦宜表而出之此兩讀不明而世人於親家字雖相沿讀去聲不知其何謂矣

饘酏

內則篇饘酏酒醴鄭注曰酏粥也正義曰酏既爲粥粥

是薄者則饘是厚者愚按𨡕字從酉不得爲粥說文酉部𨡕黍酒也此爲正解又引賈侍中說𨡕爲鬻清此即鄭注所本當亦先儒舊義竊謂非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𨡕又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𨡕鄭注酒正亦曰𨡕今之粥與內則注同然以類求之𨡕必非粥自當從許君以𨡕爲黍酒即內則所謂黍𨡕也鄭注黍𨡕爲釀粥爲酒亦非是至此經𨡕字承饘字之下而在酒醴之上則不得以黍酒本義說之今按內則𨡕字凡六見惟或以𨡕爲醴及黍𨡕兩𨡕字爲本字本義其糗餌粉𨡕等諸𨡕字皆當爲餈

說本段氏玉裁而阮校勘記從之此經饘酏亦當讀爲餐䬪饘者粥也餐者狼膏稻米所爲也粥溼而餐乾二者竝進今人於父母舅姑晨起進食亦或如此若饘是厚粥酏是薄粥則同是粥也何必有厚又有薄乎又按說文酏黍酒也此說亦未核內則雖止有黍酏之文然其上言稻醴黍醴粱醴繼之曰或以酏爲醴可知稻黍粱皆有酏也下言黍酏乃舉中以包上下文不具耳周禮之酏當以稻酏黍酏粱酏說之

不敢袒裼

內則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云父黨無容夫有敬

事而後袒裼則是袒裼所以致敬矣故鄭注以父黨無容說之乃懸以本節及上一節文義觀之則袒裼決非敬事本節云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涉不撅襲也搔也撅也皆不敬也則袒裼亦不敬也上節云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凡言不敢者皆不敬也則不敢袒裼亦謂不敬也㠯嘗求之許書但訓裼裼訓但而羸裎二字竝訓袒段本改作但然則袒裼羸裎四字一義皆不敬之大者孟子所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乃其本義也其後禮文緐縟因事制宜於是袒則有袒之禮裼則有裼之禮然袒則止言袒不連言裼裼則止言

裼不連言袒其以袒裼連文者惟鄭風袒裼暴虎及內則不敢袒裼而已蓋袒裼連文皆其本義實則當如孟子之言袒裼裸裎於文方備於語方足言袒裼不言裸裎文不具耳然則袒裼乃大不敬之事何以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愚謂此敬字當讀爲茍說文茍自急敕也字亦通作亟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云亟或作茍是也蓋人子於父母之前茍遇亟迫之事則雖袒裼裸裎亦無不可此正所謂父黨無容者若非有急迫之事則不敢矣敬字本從茍從攴茍之通作敬猶正之通作政學之通作斆耳鄭注義既不了學者不知敬事之爲茍事

當解作亟迫之義而此經大旨全失衵裼之說亦自此
多歧矣

姑縱之

內則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
之縱字鄭無注正義曰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
遜按縱既爲緩縱則下不必更言數休之矣且姑縱之
與上姑與之而姑使之一律姑與姑使承上已雖不欲
而言姑縱承上雖甚愛之而言皆有所不得已故言姑
也若是緩縱之則與甚愛之之心正合不必言姑矣釋
文出姑縱云本又作從今按作從者是也言從其所爲

也子婦雖所甚愛而事不可已故姑從之而甯歎休之也此云姑從之與三年問篇兩言然而從之從字之意相似

醷濫

月令篇醷濫鄭解醷曰梅漿解濫曰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愚按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此經水漿醷酏皆具惟無涼及醫鄭君以濫為涼釋文濫力暫反考玉篇涼力匠切又力漿切是濫與力雙聲涼與力亦雙聲然則涼與濫亦雙聲周禮作涼內則作濫聲近故義通古書類然也惟鄭注周禮

酒正職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而注內則無此說
殆鄭意亦有未安愚謂上文或以酏爲醴乃承上稻醴
黍醴粱醴而言葢稻有稻酏黍有黍酏粱有粱酏故稻
醴黍醴粱酏有以稻以黍以粱爲之者亦有各以其酏
爲之者是以記人特記之曰或以酏爲醴或者不定之
辭六飲各有主名不可缺一豈得以有無不定者充數
乎且以酏爲醴則仍是醴也豈可以爲醫乎鄭君周禮
注殊不可從鄭司農說則以醫與醷相似爲一物鄭君
引其說於後疏謂亦得爲一義愚謂先鄭說是也葢此
等名目既不可考則當以聲求之後漢書方技郭玉傳

曰醫之爲言意也是醫與意聲近義通列子黃帝篇仲尼曰譩譆即噫也醫之通作醷猶噫之變作譩也從先鄭說聲義皆合且周禮六飲之名內則咸備不必以醷爲醫又不使醷文虛設洵勝於後鄭矣

脯羹

內則篇麥食脯羹雞羹下文又言脯羹兔醢脯羹一物重見鄭注於卵鹽下云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皇氏數之因脯羹重出不數遂將麋腥醢醬一句分爲三物殊與諸句不一律愚按脯羹者鄭注云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然雞羹及犬羹兔羹皆一

物爲一羹牛羊何以其爲一羹疑兩言脯羹一是牛脯一是羊脯鄭君不知孰爲牛孰爲羊故總注於前耳分兩脯羹爲二則麋腥一物醢醬一物自足二十六之數矣

棗曰新之

內則篇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相棃曰攢之愚按脫作爲一韻撰膽攢爲一韻獨棗曰新之何無韻據爾雅釋器肉曰脫之魚曰斮之疑內則與爾雅同亦作魚曰斮之其棗曰新之本作棗曰作之寫者魚棗互誤則作魚曰作之棗曰斮之而斮

又誤爲新耳爾雅釋木棗梨曰疐之與此不同不能援以爲說

大夫於閣三

內則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愚按此經言閣之制自天子至士其數不同其地亦異乃於大夫曰於閣三此閣在何所乎鄭注曰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夫與天子同處當曰於左達右達不得曰於閣也疑此閣字乃个字之誤閣與个聲相近又涉上文大夫七十而有閣而誤也昭四年左傳曰使寘饋于个而退此大夫之閣在个之明

證杜注曰个東西廂鄭解此經左達右達曰達夾室按
儀禮公食大夫禮注曰廂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然則東
廂在東夾室前西廂在西夾室前天子之閣在夾室大
夫之閣在夾室前雖非一地而地實相近與諸侯之閣
在房中者不同正義所謂大夫旣卑無嫌也以此推之
士於坫一正義曰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
食也此亦不然若果如正義之說當云士坫一不得云
士於坫一著此於字明有一閣在坫坫非卽閣也坫之
義不一此乃在堂隅之坫儀禮士冠禮執以待于西坫
南注曰在堂角卽此坫矣大夫之閣在夾室前士之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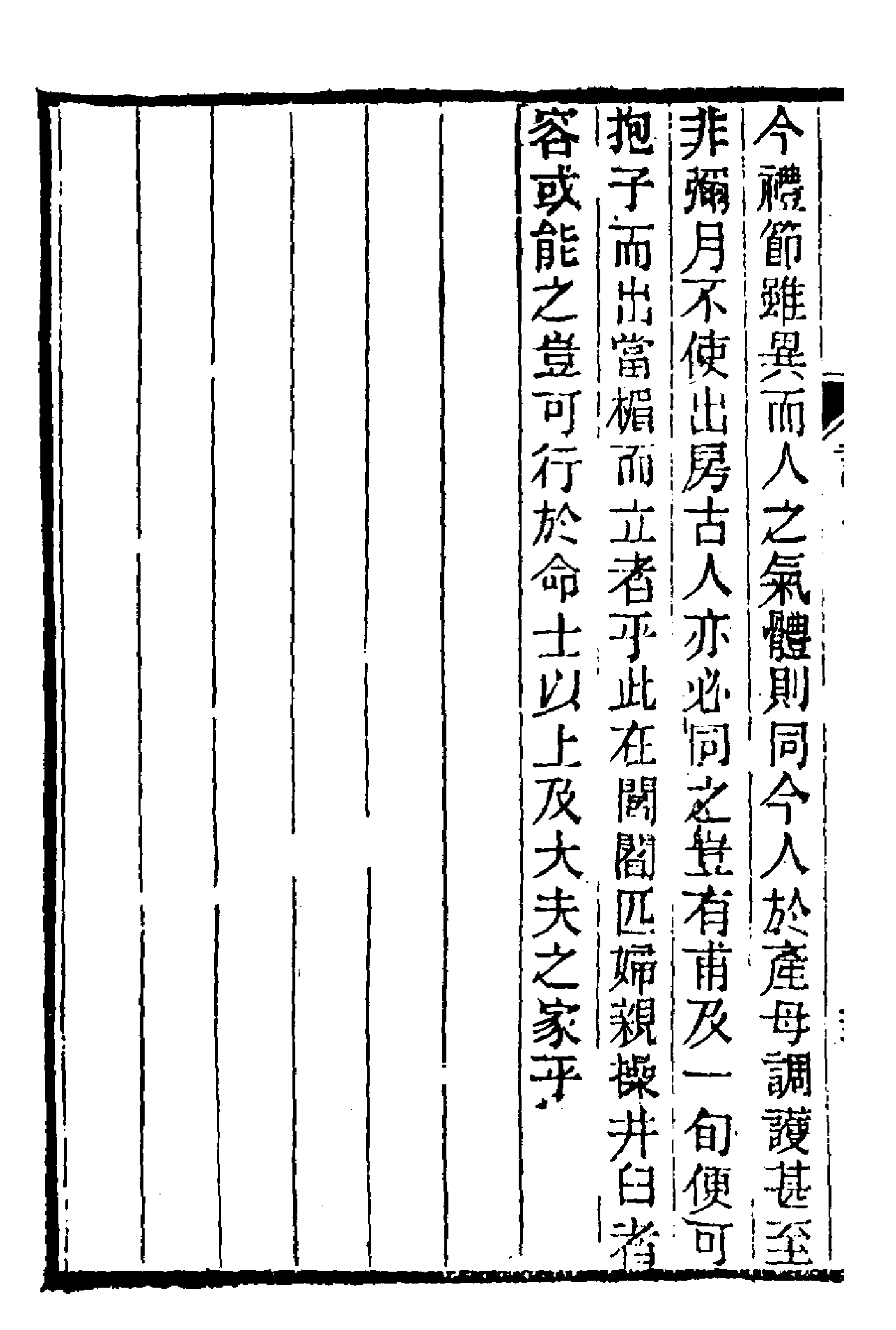
在堂角地亦相近室中之地無多君子之居恆在焉豈容有此坫乎

旬而見

內則爲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鄭注曰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妻同時生子子均而見以生先後見之愚按經文並無適妻同時生子之說且見有先後何以謂之均而見文亦難通鄭注非也此旬字疑旬字之誤說文目部旬目搖也或作眴從旬聲眴從旬得聲故此即以旬爲之亦古書之恆例其字又作眗蓋旬本從勻省聲作眗者不省也大戴禮本命篇曰三月而

徹昀然後能有見然則旬而見者謂子生三月而後見於父也上文但言子生三月擇日見父此經又申言其理葢未至三月子未徹昀尚不能見父也斯禮自命士以上至大夫同至庶人或不待三月若天子諸侯或不止三月上文三月之末擇日一節專據大夫士言其人君見世子及見適子庶子不言何時下文又分別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與大夫士固有不同也

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此說似有理近人孫希旦作禮記集解取之愚謂不可從也古


今禮節雖異而人之氣體則同今人於產母調護甚至
非彌月不使出房古人亦必同之豈有甫及一旬便可
抱子而出當楣而立者乎此在閭閻匹婦親操井臼者
容或能之豈可行於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家乎

茶香室經說卷十一

德清俞樾

禮記 三

進禨

玉藻篇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正義曰禨謂酒也皇氏云進禨謂飧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按少儀篇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鄭注曰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則皇氏訓禨為飧誠與鄭違然竊謂鄭注非也玉藻與少儀兩禨字似有異義少儀與醮者竝言醮是酌始冠有子而冠古人所重酌始冠豈得與沐而飲酒竝論乎

且彼明言有折俎而此經進禨之下止言進羞鄭注曰
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是有籩豆無俎也不得與
彼經幷爲一事矣疑此經進禨當從皇氏訓飯說文口
部饑小食也卽此字也葢謂沐後體虛故進小食佐以
籩豆耳下文言浴曰乃屨進飲知浴畢乃飲沐畢不飲
也至少儀篇禨者當卽說文血部之䘒其說解曰以血
有所刏涂祭也䘒祭而飲酒卽謂之䘒經傳無䘒字周
禮肆師職及其祈珥以祈爲之鄭不讀從禨者之禨而
讀從進禨之禨失之矣鄭云禨衈者釁禮之事引雜記
成廟則釁之爲說然則落成宮室與冠子事正相等也

元冠紫緌

玉藻篇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注曰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正義曰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愚謂此注此疏均非紫爲閒色古所不重王者之後何故以服紫爲尊一也殷人尙白不聞尙紫二也魯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由來久矣非始桓公三也疑魯桓公當作齊桓公韓非子言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是桓公好服紫故於元冠亦爲紫緌耳郊特牲篇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與此正同

絞衣

玉藻篇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曰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愚按下文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並與論語同鄭注皆引論語爲證此注亦引論語而絞衣素衣不同矣論語疏曰聘禮注引玉藻又引此云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鄭此注引論語而無說殆亦有所疑乎今按絞之爲蒼黃色鄭不知何據古人言色不聞稱絞夏小正元校傳云若綠色然傳本作若緑色然究未知何

解未可以夏小正之校說此經之絞也疑絞乃縞之叚字絞衣即縞衣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即此衣也絞從交聲縞從高聲兩聲相近故得通叚月令高禖毛詩生民元鳥傳皆作郊禖即其例矣麛裘以縞衣裼之與論語素衣麛裘合

公侯前後方

玉藻篇公侯前後方鄭注曰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愚按上文天子直注曰四角無圜殺此云前後方則四角亦無圜殺可知何以云殺四角乎既殺四角矣何以能使之方乎此注殊有難通疑鄭注殺四角之說誤

也蓋韠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此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同惟以圜殺直爲差天子直則自上至下雖有廣狹而兩邊則直其形如斧公侯前後方則四角無圜殺與天子同而殺其中閒以變於天子中閒殺而兩頭方則形如要鼓矣正義云或據禮圖天子韠制形如要鼓可知自古相傳有形如要鼓之說但是諸侯之韠非天子之韠耳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蓋亦如要鼓而挫其後之兩角也於大夫言挫角則知諸侯不挫角鄭注殺四角之說誤也又下文士前後正注曰士賤與君同不嫌如鄭義則竟曰士前後方可矣何必變方而爲正

乎說文巿部𢃡篆云士無巿有𢃡制如榼缺四角然則士之韠即𢃡也許君缺四角之說必有所本鄭云與君同又失之矣此葢承大夫前方後挫角而言正者相當也廣韵四十五勁曰正正當也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前後不相當矣士四角皆挫故前後相當也此之謂前後正也葢天子至士以圜殺直爲差天子直無圜殺也諸侯則殺其兩邊矣大夫則不但殺其兩邊而且圜其後矣士則不但圜其後而前後皆圜矣此古之韠制可見者也

又按下文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曰頸五寸亦謂廣

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

愚按鄭君說頸是說肩非也此經言韠不言帶帶之博何不於下經言帶詳之而附見於此乎蓋頸者實有其物肩者虛指其處韠有頸而無肩卽以革帶爲肩者也故不曰肩博二寸而曰肩革帶博二寸明革帶卽肩也頸廣五寸革帶貫於頸中五寸之外所見革帶卽肩矣肩革帶博二寸則頸亦二寸可知故於頸但言廣不言博也肩革帶不言廣者革帶之廣周於身非可止就韠言若止就韠言則韠上廣一尺去頸五寸則兩畔各有二寸半此卽肩革帶之廣矣

雕篹

明堂位篇薦用玉豆雕篹鄭注曰篹籩屬也以竹爲之愚按篹字他經無所見喪大記篇云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注曰篹竹筥也是篹爲竹筥乃居喪者盛飯以食之器其爲物必樸陋乃以爲禘祭太廟之用何歟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云古文匴作篹釋文亦云匴本或作篹然阮校勘記云宋本釋文云本或作算注中篹字校勘記云嚴徐集釋俱作篹則作篹者誤也卽從作篹之本謂篹卽匴字則冠箱也若從說文匴字本義則淥米籔也豈當用之太廟乎周禮籩

人所掌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與醢人所掌四豆相配未聞其不用籩而用簋也諸經傳言豆必言籩或言籩豆或言豆籩而豆簋連文則未見也鄭於喪大記篇注曰竹筥詩采蘋篇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毛傳曰筐筥錡釜陋器也夫陋器尚可以祀周公乎鄭於此注但云籩屬不云竹筥蓋亦有所本矣竊疑此簋字竟是籩字之誤籩字失去辵旁則成⺮臱不成字寫者遂改爲簋下云夫人薦豆籩不云薦豆簋以此明之

旂綏

明堂位篇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爲緌

讀如冠緌之緌有虞氏當言餕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正義曰巾車注云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緌爲有虞所建緌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旂若去旂緌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緌也愚按鄭君注禮最爲貫通獨此兩注歧異正義曲爲之說則旂緌可并而爲一鄭於此經又何須改讀乎周禮賈疏亦云夏之旂去旂旒而用之卽是緌與孔正義同疏家曲成注義不足據也今按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文本不錯所謂旂者卽爾雅所謂注旄首曰旌爾雅以旌旂二字爲總

目則知旌旂可通稱也但言注旄首是未有旒郭氏爾雅注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此郭之誤也至夏后氏漸文乃因有虞氏之旂而加之旒緌其形綏綏因謂之綏巾車所謂建大麾以田者即此鄭君以正色推之謂其色黑義或然也至周官夏采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此乃下文所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者喪葬之飾與此不同不當幷爲一事鄭於夏采注引明堂位仍作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或鄭於此亦有所疑乎

其尸服以士服

喪服小記篇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
士服鄭注曰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愚
按上文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是尸必服其生時之服周禮守祧曰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
時然則天子諸侯之尸何得服士服乎鄭注謂以罪誅
此亦曲說經文並無以罪誅之文且記禮者何不言其
常而必言其變乎愚謂士字是其字之誤其尸服以其
服其者其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之尸服天子諸侯之
服是謂其尸服以其服涉上文而誤鄭君未能訂正遂

干祫

大傳篇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曰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愚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大夫亦得於大祖之廟行祫祭之禮何言無廟而祭之壇墠乎正義以爲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此亦曲爲注說且干之訓空經傳罕見疑非塙詁干當讀爲閒詩斯干篇毛傳曰干澗也干得爲澗澗亦得爲閒漢書韋元成傳閒歲而祫師古曰閒歲隔一歲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亦得閒

歲一祫及其高祖故曰閒祫及其高祖正義引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徧祫大祖以下然經止云及其高祖恐不得徧祫大祖以下也

名曰輕名曰重

大傳篇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鄭注曰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愚按鄭注理則是矣以文義論有未安者何也名曰輕三字承至于祖而言則名曰重三字應承至于禰而言如鄭此注則輕以祖言重亦以祖言無所謂等而上之順而下之矣何取此文法乎

愚謂輕重以服制言蓋親親之謂仁故仁必從親始等而上之至于祖則輕矣故名曰輕尊祖之謂義故義必從祖始順而下之至于禰則重矣故名曰重所以然者仁乃天理之自然故愈推則愈輕義乃人事之宜然故愈推則愈重重故服三年輕故服期年仁自親始義自祖始故同服衰此與鄭義不背而文義則較安矣

納甸

少儀篇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鄭注曰甸謂田野之物正義曰言入此物自田野之所出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愚按以貨貝爲甸義不

可通如正義說則上文致金玉貨貝於君亦可云納矣何以云致焉貨乎何當讀為陳周禮稍人注何讀維禹敶之之敶即其例也肆師職曰祭之日展器陳告備注曰陳陳列也此云納陳於有司謂納陳列之物於有司也鄭讀以本字失之

不訾重器

少儀篇不訾重器鄭注曰訾思也又下文毋訾衣服成器注亦曰訾思也愚按訾無思義且重器之類戒其不思義亦未了今按訾有量度之意呂氏春秋知度篇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

矣是訾與量同高誘注曰訾相也盖謂相度也國語齊
語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與相連文義卽相近
韋注曰訾量也此經言不訾重器謂見貴重之器勿量
度其物堪直多少毋訾衣服成器義亦同此下文又云
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鄭注曰平尊者之物非
敬也正義曰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愚謂卽
可以說此經

諫而無驕

少儀篇頌而無讇諫而無驕鄭注曰驕謂恃知而慢也
愚謂此驕非驕慢之驕當讀爲撟荀子臣道篇曰率羣

臣百吏而相與彊若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是古有撟君之說然實非臣道之正故戒之謂者須君而過者也撟者諫君而過者也兩句一律荀子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此即諫而無撟之義蓋不獨事暴君宜然也

車馬之美

少儀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愚按下文鸞和之美肅肅雍雍車馬與鸞和不得分爲二事鄭以周禮六儀說此經則自當一句爲一事車馬鸞和何容竝列疑車馬乃軍旅之誤周禮六儀有軍旅之容此文無之禮記原文

本作軍旅之容軍字闕壞止存車字學者因周禮有車馬之容遂疑旅字爲馬字之誤改作車馬之美以合於周禮不悟周禮所謂車馬之容即此記所謂鸞和之美也既有鸞和之美更有車馬之美兩句義複而轉使軍旅之容不見於此記鄭君不能訂正相沿迄今莫知其誤矣詩云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此即所謂匪匪也匪與飛通又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即所謂翼翼也故曰軍旅之美匪匪翼翼

會同主詡

少儀篇會同主詡鄭注曰詡謂敏而有勇其義不可解

說文詡大言也故正義曰詡謂敏大言語蓋牽合字義以說鄭意然會同之際豈徒以大言取勝乎今按廣韵八語詡和也會同主詡當從此訓蓋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與敬相對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和也哀與和亦相對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云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昌黎猶知古字古義也

鼓篋

學記篇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注曰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愚謂如鄭所說則鼓者擊鼓篋者發篋一字爲一義文不成義矣今按易繫辭傳鼓之以

雷霆虞注曰鼓動也素問瘧論篇乃作寒慄鼓頷王注曰鼓謂振動也此鼓篋亦振動之義振動其篋即鄭注所謂發篋也鼓動之鼓與鼓聲之鼓本兩字寫者亂之遂失其義莊子人閒世篇之鼓筴淮南本經篇之鼓橐竝與此相似皆謂鼓動也

不學博依

學記篇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云博依廣譬喻也博之訓廣固是恆訓依訓譬喻實所未聞疏曰依謂依倚也則亦無譬喻之義且詩有六義豈譬喻所能盡乎鄭注非也依當作㥜說文心部㥜痛聲也從心依聲孝經

曰哭不㥋今孝經作偯禮記亦作依閒傳篇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葢禮家因其言哭聲故變其字從人從哀許君因禮家舊說故解爲痛聲其實非本義也此字從心依聲聲實兼義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此從依從心之義也凡聲之從容而曲折者皆謂之㥋㥋之所包者廣哭有哭之㥋歌有歌之㥋聲不一聲則㥋不一㥋故古有博㥋之學尙書曰聲依永即此㥋字疑古字止作依作㥋者後出字作偯者禮家別製此字以別於餘聲也許書不收偯字而誤以禮家偯字之義爲㥋之本義矣

既云痛聲又引孝經哭不偯即此知其義之違矣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可知偯也容也文也義屬一律則偯當爲聲之從容曲折而非痛聲明矣古人博依之學雖不可考竊謂當即雙聲疊韵依之言依倚也兩聲相倚非雙聲疊韵而何古無韵書雙聲疊韵即韵書也是故疊韵固韵也雙聲亦韵也不學博依則不知孰爲雙聲孰爲疊韵故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也

三王四代

學記篇三王四代唯其師鄭注曰四代代虞夏殷周愚按

既言三王又言四代必當有義若如鄭注則夏殷周爲三王又加虞使成四代正義引庾氏說謂重言以成其辭疑非記人之意也三王四代當用董仲舒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絀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蓋董子之意三王之前爲五帝然五帝第一代最尊不數故既曰五而相復又曰四而相復其言周人之王曰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又曰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

故四帝後論也此可見五帝之中第一代尊當別而言之故又有四帝之說以周言之夏殷周三王也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四帝也是以言三王四代也三代改制篇又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此言三四蓋舉中而言

樂由中出故靜

樂記篇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愚按文無動義鄭注失之蓋由未得靜字之義也此靜字當讀爲情表記篇文而靜注曰靜或爲情此靜與

情通之見於戴記者此記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文與情正相對成義鄭不知靜當爲情故讀以本字乃訓文爲動以配之失其旨矣下文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正以情文對言蓋分言之則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合言則樂亦有文禮亦有情故云禮樂之情禮樂之文也

天子加此則禮行矣

樂記篇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愚按上文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行矣不言

天子如此則此文亦不當有天子二字正義曰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此曲說也疑此文本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因篇者失以敬二字而誤補於四海之上遂以天子如此連讀致與上文不一律而以敬四海之內六字實亦不成文義讀者習而不覺耳

化不時則不生

樂記篇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愚按上文兩段一云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一云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宜直接下文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云云文勢一氣相生乃閒以此數語殊爲無義疑此爲錯簡當在上文故羣物皆別下其文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蓋化不時承百物皆化言男女無辨承百物皆別言下云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承天地之情句而言文義皆相承接則此文爲錯簡顯然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樂記篇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廣爲增

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愚按經文節奏文采分言非如下文所謂節奏合而成文也鄭注非是此經亦似有錯誤廣字省字並互易本作省其節奏廣其文采省謂減省之廣謂增廣之上文云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可知文並繁節並簡此云廣其文采卽繁文之義省其節奏卽簡節之義鄭君不能訂正而其意亦似有疑於此故有文采謂節奏合之說比而一之則繁簡可不分矣

金石絲竹

樂記篇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樂有八音而獨舉此四者

爲器注疏均無說愚以周語說之周語伶州鳩曰琴瑟尙宮鍾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韋注以鍾尙羽石尙角爲重者從細以瓦絲尙宮爲輕者從大解匏竹尙議爲議從其調利解革木一聲謂無淸濁之變愚按上文琴瑟尙宮不言瓦絲下文變爲瓦絲尙宮以愚考之文蓋有誤當云絲竹尙宮匏瓦尙議故下文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正以金石絲竹爲一類匏瓦革木爲一類可證上文

之誤也絲竹之聲皆細故從大若瓦聲則與絲不類何得并爲一科乎樂記以金石絲竹爲樂之器正合伶州鳩之說益金尚羽石尚角絲竹尚宮樂器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舉此四者爲樂器至匏土則但取調利革木又無清濁故不數也

名之曰建櫜

樂記篇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鄭注建讀爲鍵兵甲之衣曰櫜言閉藏兵甲也拔諸侯何以有建櫜之名文承使爲諸侯下義不可通宜後人欲移此文承包之以虎皮之下矣愚謂名乃命之叚字古命名字通

用桓二年左傳命之曰仇漢書五行志作名之曰仇即以戴記徵之月令篇命之曰勞酒命之曰暢月諸命字皆即名字又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正義曰命猶名也彼命之曰即名之曰此名之曰即命之曰言封將帥之士爲諸侯而命之曰建橐也因段名爲命鄭注又不釋其義故生異說

禮有報

樂記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曰報讀曰褒猶進也愚按此承禮減而進言則此報字非上文禮報情之報故鄭破爲褒然其

義殊迂少儀篇毋拔來毋報往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竊謂此報字亦當讀爲赴爾雅釋詁赴至也昭二十五年左傳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此即禮有赴之說禮必往而赴之與樂之必反正相對也

節奏合以成文

樂記篇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愚按上文繁文簡節之音作以文與節並言賈其節奏省其文采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以文采與節奏並言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以文與節奏並言未嘗合而一之

此乃云節奏合以成文並爲一談與上文不一律矣荀子樂論篇作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據此則樂記有衍字當作合奏以成文與上兩句並五字爲句乃以愚觀之則合奏又當作奏合周禮合方氏注津梁相奏不得陷絕釋文曰奏本或作湊是奏與湊古字通周書作雒篇以爲天下之大湊注曰湊會也然則奏合即湊合猶言會合也言既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又必會合之而後成文也因本篇屢言節奏而此句又涉上句之末有節字遂誤衍節字鄭君所據本已如此故注上文省其文采曰文采

謂節奏合也卽據此衍文爲說也荀子未衍節字而後人又不悟奏合之義倒其文爲合奏亦爲失之

歌商歌齊

樂記篇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鄭注曰商宋詩也愚按宋爲商後固得稱商然上文云宋音燕女溺志齊音敖辟喬志是以祭祀弗用也雖子夏與師乙異人之言不妨各成一說然記人並采取以入此經豈容歧異若此今按此經歌頌歌大小雅歌風皆今詩所有宋則不列於國風吳季子請觀亦未聞爲之歌宋疑此所謂宜歌商者卽謂商頌也宜歌齊齊當

爲魯謂魯頌也齊魯壤地相錯記載之文往往易誤如公冶長史記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樊須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以爲齊人家語以爲魯人竝其例也商爲商頌魯爲魯頌合之上文歌頌歌大小雅歌風而詩三百篇具矣

蔿馬者哭踊

雜記篇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愚按疊言薦馬殊爲無義且主人哭踊而言薦馬者哭踊亦非其實疑薦馬者三字當在哭踊下其文云大夫之喪既薦馬哭踊薦馬者出乃包奠而讀書言既薦

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及薦馬者出乃包
奠而讀書也

爵弁服

雜記篇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愚按此經舊有錯
亂鄭君移上文內子一節於夫人狄稅素沙之下已得
其次矣惟愚謂此經尚有闕文則鄭未之知也闕文安
在在此經爵弁服之上當補大夫二字蓋此經總明諸
侯大夫夫人內子復時所用之衣其文云復諸侯以褒
衣冕服大夫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
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先諸侯次大

夫先夫人次內子次第秩然今失大夫二字則言諸侯不言大夫與言夫人又言內子者不合矣諸侯旣用冕服不必更用爵弁服鄭注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不及爵弁服之義亦以諸侯旣用冕服又用爵弁服無義可言也下文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注曰弁爵弁也是大夫祭其家廟得服爵弁服故復亦用之也鄭彼注曰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此文大夫爵弁服或亦言大國之孤乎喪大記篇言君夫人以下復時所用衣與此不盡同葢記禮者多互見如此云夫

人揄狄侯伯夫人也彼云夫人屈狄子男夫人也是固不可一一求合矣

外除內除

雜記篇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注外除曰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注外除曰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愚按先王之定服制有三年有期有九月七月五月三月所謂稱情而立文也兄弟之哀誠殺於父母然其服制亦視父母爲殺父母之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則兄弟之喪理亦宜然如鄭之說則於同氣之親無期年之戚直以服制使然勉從其制而其心中久已澹澹然忘之矣豈可

以爲訓乎今按外內以時日言曲禮篇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此經外內二字可以此說之古人於練祥皆謂之除服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鄭注曰此謂練祭也正義曰練祥之祭總名除喪是也檀弓孔子既祥鄭注曰祥亦凶事用遠日夫祥祭且用遠日練祭可知矣練祥之祭皆用旬之外日此即所謂親喪外除也若兄弟之喪不然日月已竟即除矣此所謂兄弟之喪內除也今

功令父母之喪扣足二十七月無所謂外除者而士大夫家率於不足旬日或四五日先行釋服之禮是

以父母之喪而從兄弟內除之例由此經久失其解故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雜記篇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鄭注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愚按鄭注亦有滅脫人喪而賜之亦當作非爲人喪蓋經文問與賜皆承非爲人喪而言注不得有異也惟注有滅脫經文實無滅脫鄭讀兩與字爲語助之辭斯不得其解矣上與字乃連屬之辭下與字乃取與之與賜與連文曲禮篇曰賜人者不曰來取與

人者不問其所欲此云問與賜與謂問人及賜人與人也當連下讀之其文云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蓋人當居喪之時而親故之中有以久無事而相問者又有以物相賜相與者則當視所居者爲何喪如其爲三年之喪則仍以其喪拜蓋喪服旣重不可易也如其非三年之喪則其來也非爲喪而來未人亦不得因已有喪服而拂其來意吉拜可也文意詳明何滅脫之有

有爵者辭

喪大記篇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

鄭注曰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愚按鄭以有爵無爵屬爲後者言恐非經意有爵無爵當屬來弔者言葢爲後者既不在家則攝主不敢當尊者之禮故凡有爵者來弔皆辭之若無爵者來弔則攝主可以受之然必人爲之拜所謂人爲之拜者上文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云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引士喪禮大夫特拜士旅之爲證今爲後者不在攝主之分卑故凡無爵者來弔亦必人人拜之不得旅拜也

如大夫

喪大記篇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愚按上文
云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
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以此論之士於君命如
大夫於君命士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內子於夫人之
命一例去杖於禮固無以加矣若士於大夫之命亦如
大夫之於大夫士妻於世婦之命亦如內子之於世婦
不有失尊卑之差乎正義曰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
字異義亦通愚謂定本得之而亦有闕文當作如君夫
人蓋謂士於大夫之命如有君命士妻於世婦之命如

有夫人之命一、例去杖也